

# 道明先生

□汪放

印象，在衣着，更在眉目，想来他该是修过面的。修面是门老手艺，现在太仓城里似乎已经绝迹，因为我曾专门打听过多次。

一个清清爽爽的长者，这完全符合我在未曾谋面时的想象，因为他的诗词是那么的高洁、生动，富有生活情趣，尤其是他的田园诗。

我认为道明先生的田园诗，或为当代太仓诗人中写得最好的。甚至以我的学识，我认为有不少诗几可与宋人相媲美，有些若放在范成大的集子中，也很难甄别。当然，也可能与我的鉴别能力有关。但对前一判断，我有自信。

道明先生的田园诗词好在哪里？若放在一周前让我说，“惭愧”。尽管我很推崇，但我还真举不出实例，毕竟二十年了。我只记得当年我也遵先贤所说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也曾抄录了不少。但是，今日，那笔记本也不知到了哪了。可见，烂笔头也有局限。但倘若，我也能如张溥一样，七录七焚，或许也能记下几首，至少几句。但，我终不是张溥，有点像苏东坡的儿子，愚且笨。

好在学平兄前天转交了道明先生的新诗集《拾尘琐影》。

按照道明先生的提示，先读序跋，再读正文。一发不可收拾，诗词辞赋竟已读大

半，以为《五绝》《七绝》《七律》为上。现将我喜欢的抄录于后，供日后把玩，也推荐给同道者。

春日访渔家，桥西篙影斜。人舟皆不见，摇动一溪花。——《春日》

雨后水平河，垂杨洒绿波。落花深处里，谁在叩舷歌。——《雨后》

碧溪如镜翠萍开，岸上渔歌唤妹回。才见垂柳深处动，一篙飞出绛云来。——《渔家妹》

白衣仙子恋江村，疑是三生石上魂。多谢年来来一次，心头池面各留痕。——《白鹭》

田辟小楼东，栽花又种菘。行思沾露绿，坐看抹霞红。

笔落白云外，诗吟明月中。篱门常不闭，自有柳丝封。——《退休乐》

家住水村边，归来乐万年。夜看鱼吻月，晨听鸟聊天。

求道翻经典，农衣踏野田。江南多好雨，剪取织诗篇。——《村居》

无心坐酒寮，举竿度村桥。细雨涓禾叶，轻烟笼豆苗。

展眉天父乐，舒舌鸟儿娇。问我有何欲，重阳多食糕。——《膏鱼》

好诗太多，不一一录了，好好珍藏《拾尘琐影》便是。辞赋对联就录一首谬赞本人的于后。

花草作媒忙。园林识凤凰。几年来、司蠹文郎。恕我侯门青白眼，君说项、未能忘。

姜水汇金仓。奔山画里藏。阅人间、总是沧桑。喜见平阳扛鼎笔，调霞彩、织云章。——《唐多令·敬赠汪放先生》

惭愧！谢君念旧。

十多年未见道明先生了，看书中介介，算来先生今年已八十又六了。真难想象，他竟已是耄耋老人，而我也已两鬓花白，到了当年我们相识时他的年纪。只是，我已众病缠身，而道明先生依旧精力充沛。遵君说，“调霞彩、织云章”，努力吧。

眼花，就掩卷。道明先生体格似乎并不强壮，也不见出入庙堂。他一辈子诗意栖居在乡野，然而活出了体面，活出了尊严。我想他那魁梧的生命，当扎根于他丹田处的诗书。又想，我认识的这群吟社老人，都自洁自律，知简知退，从而保持了灵魂的高洁。老了，好像一开始就老了，又好像永远都是老而弥坚。如同我窗外的青桐，“知时节”“乃发生”，烈日当空，浓荫遮日；北风未起，黄叶尽褪。知冷知热，做最应做的事。

眺望，想他站在长江的堤岸上，临风。想他，在农家小院，蒔花种菜。想他，舀一勺清水，洗纓，涤足，年复一年。在朝露中，在薄霞里。

安好啊，道兄。

## 江南风骨里的一道光

□金晓琴

下雨天，窗外滴答的雨声让室内格外安静，书架上的一排书守候着我。读书人嘛，有一些书是很正常的，除了滋养精神，最主要是丰富自己的眼界和头脑。一般来说，经常读的，我会放在显眼的地方。我的书大部分是自己精挑细选买的，少部分是参加活动时作家赠送的。像这种落雨天读诗则是享受温柔时光最好的方式。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本封面绿白相间的诗集上，那是龚璇的诗集《灵魂犹在》。

前几年参加活动的时候，诗人龚璇给了我们每人一本她的诗集《灵魂犹在》。现代诗歌百花齐放，各有特色。作为苏州本土的诗人，他的诗歌更贴近我们苏州人的心思，细腻、忧郁、纠缠、探索……在爱的光芒里开出辨识度高的花朵。

就算他去异国他乡，落笔依旧孤清而悠扬，带着江南的纯净。《伏尔塔瓦河的月亮》里“我，看不见天鹅的忧伤，细雨，怯怯地收起湿淋淋的翼。”他的用词、语境，仿佛自带光芒，不耀眼，不晦暗，就如褶皱的水池，波光粼粼下，有一份烂漫和洒脱。我一直觉得人的感官是相通的，这样的诗句，读着就像酣睡后清醒过来，整个人都非常轻盈，如同飞跃到了空中，可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那种愉悦让人难忘。

《巴黎，阿赫玛托娃，或情殇》里“用铅笔素描的身姿，散开全部的线条/有人想放空自己，让夜的伞骨/收拢疲惫的雾霾”。诗人的语言张力恰到好处，松弛中一股力量散发出独特的美。诗歌可以随性随心，如果缺失了“灵”和“美”，不会让人铭记太久。

《铜观音寺，或光福塔》里“素净的内心，恐惧已是阶下囚/一刹那，就有了光/甚至灌醉的风，也在空气中暗虑/我不再与廉价的面具/计较与世共通的感觉”。在苏州的寺庙中，诗人卸下戒备，情感像雨后的天空，又像石上的清泉，那种灵动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。诗歌里，显露着诗人的处世情感与态度。

《写作者》里“挂钟已敲了十二下。有微微的风/偷偷钻入门缝，一阵寒意/催促用少的时间，赶紧揪出记忆/对上暗号。白纸黑字，守身如玉”。诗人真实地将自己的写作过程描述出来，生动形象，文笔如刀。写诗需要“磨”，诗人几十年的磨炼，已然自成风景。坚持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修缮自己的思想，历练自己的生命，将善良、执着、正直，转换成灯塔，引领着我们对生活的憧憬、热爱与奋斗。

读诗集《灵魂犹在》，我仿佛回到学生时代，高中课堂上，书籍高垒，我昏昏欲睡，听着老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题。忽然画面一转，我坐上了一艘船，一路航行，欣赏异国风光，直到将自己的心灵腾出空间。我琢磨，可以有一段简单质朴的生活，不必再忍受题海战术，不必再熬夜苦读，即使离群索居，我也不怕，我有喜欢的精神食粮，不再无聊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。

读书给了我们更通透的心态，庄子曰：“虚己以游世，不遁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”《灵魂犹在》是江南风骨里的一道光，无论描述的是哪个城市，都有一股家的味道，仿佛苏州人特有的品质，柔中带刚，含蓄，追求品质。

## 红旗渠的水长流

□张新文

去年十一月，我随市作家协会采风团踏上了寻访红旗渠的旅程。秋日的太行山，层林尽染，柿子挂满枝头，宛如一盏盏小灯笼，照亮了蜿蜒的山路。

1960年的秋天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扛着铁锹、钢钎，走进了太行山的褶皱深处。他们要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“天河”。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，有的只是血肉之躯和坚定信念。在红旗渠纪念馆，我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：一个年轻人悬在峭壁上，腰间系着粗麻绳，手持钢钎，正在凿击坚硬的岩石。他的身影与巍峨的太行山融为一体，仿佛是山的一部分，是山的魂。

沿着渠岸行走，不时能看到石壁上斑驳的凿痕。这些深浅不一的痕迹，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见证。讲解员告诉我，当年修渠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六两粗粮，却要完成近十方土石的开凿任务。他们发明了“倒挂金钟”的施工方法，像壁虎一样贴在峭壁上作业，有的人不幸坠落，永远留在了这片大山里……

在青年洞前，我们一行驻足良久。同行的女同胞们，志气昂扬地站在妇女突击队的红旗前，留下了感动的情影。此刻，我在铁匠铺端详着，想象着风箱呼呼拉推着，炉火滋滋冒着火焰，铁匠师傅挥舞着铁锤反复击打着开山的器具，似有千军万马在山谷里搏击。这个长达616米的隧洞，是三百多名青年突击队员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凿通的。洞内阴冷潮湿，石壁上渗出的水珠滴答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岁月。昏暗的油灯下，年轻人挥汗如雨，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在山谷中回荡。据说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七岁，正是憧憬未来的年纪，却甘愿将青春献给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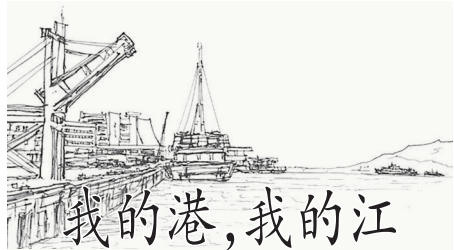
秋日的阳光洒在渠水上，泛起粼粼波光。我蹲下身，将手伸入渠中。水温微凉，却让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温暖。这水，是林县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生命之源，是十万修渠人用信念铸就的精神丰碑。

站在大山上，望着蜿蜒的红旗渠向远方延伸，这也在暗示着：红旗渠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。它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再高的山也能翻越，再硬的石头也能凿穿。只要渠在水在，那么不屈的精神就会永远存在，这或许就是红旗渠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……

夕阳西下，我们沿着堤岸慢慢往回走，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首老歌：“红旗渠，红旗渠，你是太行山上的明珠……”歌声中，我看到一群年轻人扛着工具，唱着歌，向大山深处走去。他们的背影渐渐模糊，与巍峨的太行山融为一体，化作永恒的风景。

这次采风，红旗渠给予我的不仅是视觉的震撼，更是心灵的洗礼。红旗渠提醒我们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不要轻言放弃，要相信集体的力量，相信坚持的价值。

愿红旗渠的水长流，红旗渠的精神代代相传。



□龚金明

### 我的港

岸线延展，这大地的边框，  
存储着水声和浪涛的纹理。

江水如梦。它继续拖着上游的帆  
奔跑而下。  
码头笔直指向江心，像  
一种直白而恒久的信念。然后，  
开始运送江水托举的一切。

货轮巨大，只有水能让它们拥有  
巨大、自信。  
它们吃水很深，像靠泊过所有的港口，  
承载了所有的历史。  
现在摆在江面，淡泊宁静。

集装箱越来越密集，越来越鲜艳。  
人类打造的方形容空间，实诚、稳定，  
码放出这个时代的秩序。  
它们代言远洋，以及钢铁的理想。

而码头深处，那枝古老的芦荻  
又新叶嫩绿。  
一只水鸟，每次都会经停。  
它长久静止，  
像这寥廓江天间一个墨色的标点。

### 江河谣

我们把最长的江叫长江，  
把最贵的河叫黄河。  
我们把这个江河奔涌的地方叫  
祖国。

站在长江口，我爱滚滚而下的诗句  
如爱这江河奔涌的祖国。  
该如何向你叙述：  
台风与江堤的拥抱和对峙，  
海与雪峰遥远的应和。  
谁最终接住了5000多米的落差，  
收纳支流万千。

站在黄河口，  
我静听脚下沙沙生长的土地，  
看出日落海日落黄河。  
月明星稀，白鹤肃立。群鸟苏醒，  
那些大大小小的嘹喏破天美，释放的霞光  
铺天盖地，有战栗之美，  
刹那间，浪花汹涌——  
你看它们，就这样披头散发白了头，  
你看我，就这样泪流满面白了头。



墨妙亭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



生命脉络 □姚建平 撰

## “煮夫”日记

□尤晓

能慢慢调整。每日的换洗衣服也不少，我连洗衣液要倒入洗衣机的哪个格子都不知道，如何设定操作也一概不知，现在只能从头学习。当然，照顾好夫人更为重要。出院一回家，我就和她约定了，凡事只需要她动嘴，不许她动手。后期让她在家中适当运动，陪小孙女讲故事玩积木，做好我的家务指导员。

我的生活节奏一下子“紧凑”起来。6点左右起床，洗漱完毕，外出买菜，做好早餐，夫人姐妹两个和小孙女的午餐也必须准备好，所以我用电饭煲定时焖好午饭，并赶在上班前烹制好午饭的菜肴，最后整理好厨房后上班。下班后，回家第一时间做好晚饭烧好菜，等加班晚归的儿子最后一个吃好晚饭，就到了我的“收摊”时间，洗碗筷洗锅盘，擦灶台擦餐桌，打扫厨房倒垃圾……

由于去年夏季持续酷热少雨，给家中的花草浇水又成了我的晚饭后必修课。等太阳落山气温有所下降后，在水龙头上接上水管，就可给小院里的花花草草们浇水续命了。浇水本身倒也不难，但是浇水之时，躲在草丛中间伺机而动的蚊子毫不客气地发起了攻击，每次浇完水，除了一身的汗水，我腿脚和手臂之上总是叮满了蚊子包。

晚间若还有空闲，就逗小孙女玩一会儿，或者帮着收拾归整一下孩子的玩具和书籍。再晚些，就是协助夫人洗漱。等家人和我自己都洗漱完毕，已是九点多了。洗衣服是一天的最后工作，尽管现在用的是全自动洗衣机，只要边休息边等着它自动完成工作，及时把衣服晾出来即可。但是，有些时候，躺着休息一会儿，就不自觉地睡着了，直到半夜惊醒，方才想起衣服还在洗衣机里，赶紧起来晾晒。

男人和女人，天生就是不同的“物种”，论家务，基本就是女人指导到了，男人眼睛到了，心或许到了，但是手就是到不了。比如做菜，夫人提醒要少放盐巴清淡点，我自觉已控制放盐的量，但依然被嫌菜咸了。比如收纳物品，夫人关照哪个物件放东，哪个物件放西，自己感觉都按要求归置收纳了，但是再要用时，往往又找不到了。再比如晾晒衣服，夫人要求晾衣服时就要考虑衣服的平整度，要拽平了晾，但是自己感觉衣服用衣架支起来，自然会下垂平整，结果衣服收下来时，夫人看到皱巴巴的，总会批评我。

三个月，平时感觉不到它的漫长，可是夫人术后康复这三个月，对于我来说，确实感觉过得有些慢，特别是开头的半个月。夫人自己也常常念叨，感觉过了好久了，结果才没几日。她在焦虑中盼着自己能够早日痊愈，回归到原来的状态。

所幸，术后一个月的复诊，医生判断夫人休养得不错，康复情况良好。术后三个月的复诊，医生确定她已痊愈。

这段时间，身为上班族的我感受到了夫人平时常说的：你们觉得我退休了开心了，其实我比你们上班的都累。是啊，夫人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我替换角色操持家务，亲历了才知道，家成为全家老小的温暖港湾，是因为有人为它付出为它操劳。在发生伤病等特殊情况下，家人更是需要相互扶持、安慰和陪伴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有我一样的感受。

我的家庭现在回到井然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了。我在心里默念：愿我的家人们都身体健康，不再因病痛而焦虑，不再为生活的变故而忙碌。

健康是福！